

草原的远方,是蓝色的

□马晓华

今晨,我哭过,你相信吗?仿佛干涸的土地经历了整整一个春天的焦渴,一点一滴的细雨,都会有一种打湿灵魂的功用。瞬间奔涌而出的泪水恣意流淌在脸上,冲刷着干裂、虚空的内心,灵魂有了一种湿润,可以长长地舒一口气,就像田野里的庄稼,又可以拔节生长了。

那是因为在微信朋友圈发了一张照片。

照片是去年在呼伦贝尔草原上拍的:一个年轻的母亲,抱着一个五六岁的女孩子,目光殷切地对我挥手作别。她的身后是一座洁白的蒙古包。这座蒙古包有近百年的历史,看上去略显简朴、狭小。蒙古包旁边,是一个蓝色的封闭式车厢,我在别处的草原上也见过类似的箱体,但是我至今不知道它是做什么用的,竟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一直没去追问,这似乎不是我的风格啊!草原上,人的心不知不觉就变得包容博大了吧。

有一种蓝叫草原蓝:蓝色的天空、蓝色的湖泊、蓝色的哈达,还有这款蓝色的厢式车体。我坐在家,阳台上的瑜伽垫也是蓝色,我倚着靠枕,手边一本书也是蓝色的封面。那是美国作家奥尔多·利奥波德写的著名作品《沙乡年鉴》。天空一样深蓝的封面上,一只美丽的小鹿在山野中目视远方,它的脚下,一株半尺高的草,大约叫作珠芽狗脊的那种,叶片对生,形似新月。另一只小小的鹿趴在珠芽狗脊旁边,显然是个鹿宝。

恬静的早晨,窗外一只个儿很大的蜜蜂在玻璃窗前寻寻觅觅,似乎要飞过透明的屏障,去捕捉窗上美丽的花影。只可惜这神往都是虚空,如果它真正飞了进来,失去的何止是外面的世界!

咖啡的香味在蔓延。外面传来粗暴的轰鸣声,物业的园林工人开始用电推子给树木剃头了。一米长的锯齿形剃刀,一挥一挥的,树木散开着的长发就变成中规中矩的啦。一墩墩修理过的榆叶梅、紫丁香看上去像是鹅卵形的球体。我却怎么也看不出修剪后的树木有多么美丽,只觉得园艺的成分多了些罢了,而粗暴的剪裁却让这个早晨失落了原本的自在和宁静。

学生发来微信,说选题要写阿特伍德。建议还是写石黑一雄吧。诺奖作家何以获奖?他说,创伤记忆。

你可以试试,按开题报告形式发给我。我回复。

园艺的剪裁于树木而言,也是一种创伤记忆吗?

奥尔多·利奥波德是一个热心的观察家,一个敏感的感知者,他是科学家,前半生从事林业工作,后来转而研究野生动物,被聘为大学教授。他曾经是当时资源保护主义的积极践行者,随着思想的深入发展,开始思考土地共同体的命运,他认为土地不光是土壤,还包括气候、水、动物和植物,人类则是这个共同体中的平等的一员和公民。他一生出过三本书,发表过五百多篇文章,你只需读过他的《沙乡年鉴》即可明白他的用心良苦。他说:我读过许多关于论述保护主义者的定义的文章,而且

□李文宏

自从妈妈在老家有了一所院子,这两年,每年过完年一进入二月,妈妈就会像野地里青草,先自欣欣然起来。那些她收集了一个冬天的各种塑料盒子、小瓶子小罐子都纷纷出场,装了土,浇了水,一排排地摆在了阳台上,里面埋着各种种子。百香果、藏红花、香椿菜、薄荷、苏子,都是些稀奇古怪的名字,每个小盒子上都贴了标签,藏红花,叶可食,花泡水。

在老妈的备注里,每一种植物都有名有姓有态度。

其实老妈并非真正的庄稼人,十七岁当老师,中年后转行在公社和企业从事行政工作,虽然多年奔波劳碌,却有着无数美好的梦想,并不断付诸实践。我们的老家地处科尔沁沙地边缘,风沙大。小的时候,因为干旱少雨,多数人家的院子里只种一点土豆萝卜,而她却要在我家窗前垒一个大花坛,里面种上指甲桃、姜丝蜡,且年复一年地栽果树,虽然直到我们离开老家也没看到结一个果子,留下深刻印记的是,只要妈妈回家我们就要不停地打水,浇花,浇树,浇院子。

老妈还把梦想寄托在孩子身上,因为排行老大,可能对我寄予的希望也最多。我自小体弱,当邻村有一个自学中医的十五岁少年被医科大学破格录取后,妈妈就买了《黄帝内经》《金匱》等医学的书,梦想让我成为第二个天才少年。

我有个表叔是赤脚医生,假期就在诊所跟他学习,两年下来虽然鹦鹉学舌背了不少药方,对中医却一窍不通,倒

我自己写过的也不少。但是,我想,最好的定义不是由笔来写,而是由一把斧子来写,它涉及一个人在砍树,或者在决定要砍什么的时候,他想的什么。一个保护主义者是一个这样的人,即在他每次挥动斧子时,他非常谦卑地知道,正在他的土地的面孔上写下自己的名字。不论是用笔还是用斧子,签名当然都有所不同,但这不同确实应当是存在的。

《斧在手中》一文这样开头:上帝在赐予上帝也在索取,不过他不再是唯一的一个这样的人了。当我们的某个远古的祖先发明了铲子,他就成了一个赐予者,他能够种一棵树。当斧子被发明出来的时候,他就成了一个索取者,他能把那棵树砍倒。任何一个拥有土地的人如此设想这种创造和毁灭植物的神圣功能,不论他明白还是不明白。其他没那么古老的祖先,从那时以来也发明了其他的工具。不过,每一种发明,在经过仔细观察之后,就证明要么是一种对原先就有的基本工具的进一步精心改造,要么就是原先就有的基本工具的附属物。我们把我们自己分成不同的职业,每种职业都在使用、销售或修理某种工具,或者使某种工具更为锋利,或者提出改造某种工具制造的方法。由于有了这种劳动分工,我们就逃避了我们滥用任何一种为我们所用的工具的责任。而且,还有一种职业哲学,它知道,所有的人们,按照他们所想,以及所希望得到的,实际上是在使用所有的工具。它知道,人们也因此按照他们所思考和所希望得到的事物,而确定这种工具在使用时是否有用。

人们在面对自然时,哲学的态度是行为的前提,这也恰好是后来日渐兴盛的生态文学之立场。生态文学的立足点不是文学写照,而是哲学认知,生态整体主义。对于大地上的万物取舍之间会有个人的先入为主,那是因为你

的灵魂深处,早已深刻地烙印着你的偏好,譬如普里什文那样对森林和花鸟亲人般的关注,譬如奥尔多·利奥波德这里对于松树的偏好,似乎带着某种父亲般的感情。他这样写道:我发现,我的癖好比起我的邻居们来,是比较多的,因为我对许多品种都有着个人的爱好。由于有了这种劳动分工,我们就逃避了我们滥用任何一种为我们所用的工具的责任。而且,还有一种职业哲学,它知道,所有的人们,按照他们所想,以及所希望得到的,实际上是在使用所有的工具。它知道,人们也因此按照他们所思考和所希望得到的事物,而确定这种工具在使用时是否有用。

父亲性格和母亲相反,是个随遇而安的人,在他看来妈妈做的许多事都不切实际,属瞎折腾,妈妈曾一冲动背着父亲投了几万块钱,结果只能是就当是给人随了份子。父亲去世后妈妈最大规模的折腾就属顶着所有子女的反反对,义无反顾回农村老家买房子一事。第一年没落实了,不回来。住在六舅家空着的老房子里,过了春播,就在院子里刨地种菜。五舅见那些长在杂草中的小白菜,笑她,城里没有咋地?老妈说,就喜欢吃这种想吃就到院子里拔了用水冲冲就吃的感觉。

寻一所院子种梦

是把中药匣子里放的山楂肉桂蜂蜜那个可当零食吃得清楚。直到村里来了个学芭蕾的上海知青,我才不再背诗书,转跟着那个少白头的女知青学立脚尖,苦练数月后,妈妈不得不承认我和那个跳芭蕾的女知青除了都瘦而外没有相似之处,始放弃。

父亲性格和母亲相反,是个随遇而安的人,在他看来妈妈做的许多事都不切实际,属瞎折腾,妈妈曾一冲动背着父亲投了几万块钱,结果只能是就当是给人随了份子。

父亲去世后妈妈最大规模的折腾就属顶着所有子女的反反对,义无反顾回农村老家买房子一事。第一年没落实了,不回来。住在六舅家空着的老房子里,过了春播,就在院子里刨地种菜。五舅见那些长在杂草中的小白菜,笑她,城里没有咋地?老妈说,就喜欢吃这种想吃就到院子里拔了用水冲冲就吃的感觉。

和大多数农村一样,老家留守的多是年纪大的人,土地出租,他们不再种地,也不种园子,种菜还要省钱。由此,园子要么荒着,要么用水泥抹得干干净净。五舅家甚至连院子里的果树也砍了,孩子们都不回来,秋天掉一地烂果,冬天落一院子枯叶。

长年累月,村子是静的。妈妈回来是件新鲜事儿,可都认为老太太是在城里住惯了,回老家也是三天半新鲜。不料第二年的春天老妈又回来了,种菜,还霸气地养了猪,两头!

从遗传学角度来讲,我可能更多地遗传了父亲的情性基因,自小对母亲的各种决策多持不赞成票。这回让我闭嘴的,自然是吃到嘴里那香香的笨猪

的动物、植物,以及它们与人关系的伦理学意义上的认知。奥尔多·利奥波德把它称作土地伦理。他认为土地应该被挚爱、被尊敬,这是一种文化。人应当改变他在土地共同体中的征服者的面目,而成为这个共同体中的一员。一个事物只有在它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它才是正确的,否则它就是错误的,所谓和谐是指这个共同体的完整和复杂,保留至今尚存的一切生物,所谓稳定则是土地的完好无损,维持生物链的复杂结构,使其能够具有发挥功能和自我更新的作用;美丽则是伦理上的动力,不要着眼于经济,还要从更高的价值上去看问题,和谐、稳定和美丽是不可分割的三位一体。

用这种视角去观照大自然的时候,世界变得很轻、很静。在特别早的时候来到沼泽,纯粹是一种听觉上的冒险:耳朵在夜晚的喧嚣中随意飘荡着,而且没有来自手或者眼睛的阻挡和障碍。当你听到一只绿头鸭在津津有味地、响亮地嚼着它的汤汁时,你就可以充分地想象那一副在浮萍中大吃大喝的情景。当一只绿头鸭发出尖叫声时,你可以想象出一大群来,而不用担心与视觉发生冲突。一群小鸭向池塘冲去,当它们用拖着长舌的俯冲划破了黑缎般的天空时,你会屏住呼吸去追逐那声音;但是,除了星星外,什么也看不见。当倾听的时刻结束时,鸟儿们也振动着它们打湿的翅膀飞向更广阔、更安全的水面,每一群鸟都在灰蒙蒙的东方形成一团模模糊糊的黑影。

看到这里,我脑海中那片绿色海洋般的草原在眼前旋转着铺展开来。天边有云的地方,也有淅淅沥沥的小雨。草原深处有两道深深的车辙,是牧人们自己进出草原的机动车碾压出来的,在绿草中显得突兀,还有些弯曲。一头儿是通往村镇的路,另一头儿通向蒙古包;一条路链接着的两端,分明是苍莽的原始牧场与信息时代的城市文明。

站在蒙古包前,我看到脸上晒出高原红的年轻的母亲,她抱起来的,已经五六岁的女孩子,有着一双清澈的眼眸、白皙的皮肤,真像一颗草原上的晨露。当我们闹闹哄哄而来的时候,她端着香喷喷的奶茶、大块的奶酪、喷香的油饼,还有冒着热气的手把肉,他们把最醇美的草原盛放在古老的毡房里,蒙古包顿时充盈着奶茶的香气。淋着细雨的早晨,草原变得温暖而美丽。我们要离开这座毡房了。年轻的母亲抱着小女孩,一直站在那儿,向我们挥手,仿佛我们启动的车轮也牵动了她、以及孩子通往外面世界的心灵诉求。不知不觉中,我的眼中竟有泪水夺眶而出。

草原在天边,它一直是我的远方,今晨,我不知道草原的故事里,我是不是也成了小女孩儿、以及那位年轻母亲的远方。

草原越来越辽远。还是觉得,草天相接的地方,是蓝色的。

□孙贵娥

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又与柳宗元、欧阳修、苏轼一起,被评为千古文章四大家。这样的人物,做起文章来,不用说都是生花妙笔,字字珠玑。约稿不断,润笔顶级。然而,韩愈却每为文章,都要先读一读司马迁,从中借一口气。

这个办法,自然也适合普通的写作者。像我这样的业余选手,也见贤思齐,照方抓药。常常在动笔之前,有针对性地选读一些经典著作,或汲取营养,或窃取技巧,或寻求思想火花,力求从先贤名篇中借一口气。如此这般,写起文章来,真的有一种得意忘形临天下,敢遣大词上笔端的感觉。名家都像慷慨大方,虽然他的锦囊不是主动打开送你,但如果你真的从他的字里行间觅到了宝贝,转过身又镶嵌到你的文字之中,他们决不会追着你的屁股,向你索取利润或好处。除非你愚蠢到原封不动地照抄照搬。从名著中借的那一口气,无须归还,没有合同限制。

许多运动员都有这样的经历:比赛时的成绩,一般都比平时训练的要高。有人称之为超常发挥,其实不对,那才是正常发挥。因为训练时,只能自己默默地挥洒汗水,最多有个教练在边上。而到了比赛场上,面对成千上万的观众,人声鼎沸,山呼海啸,如此阵势,运动员哪能不热血沸腾,激情澎湃?像



星点灯

周友武 摄

水中的垂柳

□王诵诗

这所农村中学坐落在北大岭上,当初建校时,选中了这块风水宝地,不言而喻,地灵人杰么,也是希望农家子弟从这里走出去,考上大学,多出人才。一排排教室和办公生活用房有序地排列,绿化树杂陈其间,还有荷花池、小花园、小菜园等,一到春天,鸟语花香,景色迷人。教室前面的柳树下,学生坐在石凳上,静静地捧着书本温习功课,不时有小蜜蜂、蝴蝶亲近飞来,落在书本上,挥之飞去,还留下丝丝花粉的馨香。

校园的东南角,有一个大石塘,当初是镇里的采石场,蓄满幽幽的清水,很深,一眼望不到底。水塘周围岸边,是一棵棵枝叶婆娑的垂柳,倒映在清冽冽的碧波中,清晨的一缕阳光洒进水塘,清风徐来,柳丝拂动着粼粼的水波,有一种说不出的美,令人心旷神怡。当时,我教高一班的语文课,经常一大早到水塘边散步,顺便背诵一些名篇课文。恰巧,那天准备教授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这篇课文要求学生背诵。要求学生做到的,教师首先也要做到,我边散步,边背诵。朱自清描写的是参差不齐的月光和弯弯杨柳稀疏的倩影,顿时灵感像泉水一样汩汩涌出,我发现水中的阳光和柳丝的影子,也有着和谐的旋律,在心中弹奏着好听的名曲。

早自习,教室里传来学生朗朗读书声。这些农家子弟为了升学,经常夜读到十点多钟,我有时不得不把他们赶回宿舍就寝。个别学生虽然拱进被窝,还在被窝里掖亮手电,偷偷地学习。早晨三四点钟,有的学生就爬起来到教室里读书。他们一般是没有时间到水塘边玩耍的,两耳不闻窗外事,枯燥的学习生活,也会遮蔽他们发现大自然美丽的眼睛。

跳高运动员,助跑之前,面向观众,双臂反复上扬,观众便配合地给以掌声和呐喊,期待见证奇迹的产生。运动员借得观众的一口气,果然信心爆炸,如有神助,奋力一跃,一举突破自己的最好成绩,甚至打破赛事纪录,观众的掌声又一次更加热烈地响起。

人活一口气。这气,是骨气,是正气,是浩气,是血气,是硬气甚至是仙气,当然也少不了力气。而这些气,除了自身拥有之外,很多的时候,可以去借来用。

我有一个朋友,前几年买房子,掏空全部家底,还差十几万元。思来想去,只有借款一条路。朋友从来不给别人添麻烦,这次突然要找人借钱,小曲好唱口难开。朋友从小与酒绝交,井水不犯河水。这天晚上,却令老婆炒了两个小菜,独自灌下三两白酒,顿时脸红脖子心跳加速。他拿出手机,对着联系人名单,反复斟酌掂量,选出十个最要好且最有钱的哥们,高声大嗓,一个一个喊过去。这些哥们儿,都了解朋友的底细,知道他是遇到过不去的坎了,没有一个迟疑或拒绝。没有想到,仅仅半个小时,竟然解决了愁闷半个月的难题。

朋友告诉我此事道:酒壮怂人胆哪。我说,你是借了一口气啊。



星点灯

周友武 摄

红骏马

□那木拉

嘶一片猎猎长风化作你灼目的傲骨,翕一撮萧萧彤云自成你飘逸的长鬃,从天地之间诞生吮吸了大自然的精髓,因为爱的深沉,爱的铭心刻骨,才有了你的执着和伟岸,才有了你的桀骜不驯,才有了你不懈的追求,风驰电掣,雷霆万钧,狂奔不息,为了那天性指引的地方,在广袤的大草原,像一团火,在燃烧。

骏马的心事 (外一首)

□陈小秋

北方草原,绿草在阳光下鲜,这是雨后清晨,一条河弯曲我的视线,一群马低着头,没有走动。

宛若一个铁铸雕塑,咀嚼与饮食无关的悠长,懒散中打发悠闲。

偶尔有马抬起茫然,眼波里云卷云舒,交织雷电。

尾巴甩动一下蚊蝇,甩动了千年故事,惊扰了记忆里狂飙的每个瞬间。

我明白马们的心事,随弯刀锈迹斑斑,多少次啸聚追风的尘土。

看铁蹄踏过血色,在这片草原上鲜艳。

蒙古马,驮着一个民族的寓言,尽管时光休止了霹雳的嘶鸣。

马鞍也化作游客驻足的门票,但马儿每一次深邃的瞭望,都在伸向天边,都以另一种启程,祭奠过去,腾跃新的终点。

好大一块地毯。

好大一块地毯,边缘连接苍穹,在地毯上走着走着,拐个弯儿就迈到了天上。

科尔沁草原,天地用大来形容都太小,随便走上去,就能拍拍太阳粉脸,躺在云上睡一觉。

这块地毯,是天然舞场,是熨平心绪的加工厂,高贵拜纯朴为老师,华丽和简单彼此尊重,一个行者就是一个舞者。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微笑有微风扶着,绿浪免费伴舞。

哪怕旋转到日头歇了,靠在夜幕上也不会摔倒。

旋律游走上空,舞者徜徉其中,就连科尔沁她自己,也在细细聆听。

她在细细聆听。

